# 搞定学生家长

.

各位狼友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我自幼父母双亡，被孤儿院收养长大，所以自小就养成克苦耐劳的独立个性，从读国中开始，就半工半读的完成大学的学业，现任职一家\*\*大企业公司，担任有关英文业务之处理事项，生活尚称糊口，在这个工商业发达，到处都是竞争的对手，职少人多，人浮于世的社会中，能求得一职，也算是幸运儿了。

若无人事背景，别说升迁加薪，稍有不慎，可能就被老板炒鱿鱼了，因为每年都有数万的大学毕业生，尚徘徊在就业的大门外，翘首等待着这万余元的工作呢！

故此，我兢兢业业默默的工作，知道钱是人的第二生命。每月的薪资除了房租及伙食外，所剩下来已寥寥无几，为了开源节流，不得不去找一份晚间的兼差，多赚点钱，蓄存起来，日后也好成家立业。

阅读报章人事栏刊载──

『诚征家教：须大学毕业，家教一位，指导高中学生英、数两门功课，意者请于明天上午十至十二时，驾临\*\*路\*\*号胡太太洽谈。』

我一看征请家教的\*\*路，乃是本市高级的黄金地段，若非大商富贵、有钱的人仕，哪里买得起这个地段的房子。

于是请了一天事假，第二天一早骑着摩托车，到达该址\*\*路，原来该地段都是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找到\*\*号，一看手表，刚好十点正，于是伸手按动电铃。

对讲机里传来一声娇滴滴的声音，问道：「是那一位～～」

「我是来应征家教的。」

「嗯！请进！」

「啪！」的一声！铁门的自动锁开了，又听「啪！」的一声，雕花的大铜门也自动打开了。

我脱掉皮鞋、换穿拖鞋，走进客厅一看，「哇！」好大的富丽堂皇的客厅，全是进口的高级家具，若以自己目前的薪水来讲，别说是花园洋房，光想买这些高级进口的家具，就是不吃不喝，也得干它个十年八年。正在自思自想时，由内室姗姗走出一位中年美妇来。

我一见，急忙鞠躬致意：「胡太太，我是来应征贵府家教的。」

中年美妇娇声说道：「别客气！请坐！」

二人分宾主面对面的坐落在那高级的沙发上，中年美妇的一双美眸凝视了林我一遍后，芳心一阵激荡，好一位风流惆傥、英俊潇洒、健硕高壮的年轻小伙子，不觉芳心顿起一片涟漪，粉脸羞红发烫，春心动荡，小肥穴里面骚痒起来，而湿濡濡的淫水毫不自禁的潺潺流了出来，把三角裤都弄湿了。

我也被眼前这位中年美妇的美色，看得口瞪口呆。

她那羞赧半参的姣美粉脸，白中透红，微翘艳红的樱唇，高挺肥大的乳房，随着呼吸一上一下在不停的颤抖着，肌肤雪白细嫩，丰满性感的胴体，紧紧包在那件浅绿半透明的洋装内，隐若可以看到那凸凹分明的曲线，和乳罩及三角裤，尤其她那一对黑白分明，水汪汪的大媚眼，最为迷人，每在转动的时候，似乎里面含着一团火一样，钩人心魂，那般成熟娇媚、徐娘风韵的媚态，直看得我神魂颠倒，忘记是来应征的。

胡太太被我看得脸泛桃花，芳心不停的跳耀，呼吸也急促起来，知道眼前这位漂亮标致的小伙子，被自己的美艳、性感成熟的风韵，迷得神魂颠倒，而想入非非了。

到底姜还是老的辣，胡太太先打开了僵局而娇滴滴的问道：「请问！先生你贵姓大名。」

我被她这一问才从痴迷中回过神来：「哦！哦！敝姓林，草字我。」

「嗯！林先生现在是否有所高就，府上还有些什么人？」

「我目前在\*\*大企业公司担任有关英文外贸业务等事项的处理，协助外贸部经理拓展国外市场之工作。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有孤儿院长大的，读中学和大学是在半工半读的艰辛困苦中的环境之下，熬出来的，我现在是单身一人。」

「哦！林先生你真了不起，能在艰苦的环境磨练中而出人头地真使我钦佩，请你把学历证件给我看看好嘛？」

我把证明文件、双手呈递过去，胡太太伸出一双雪白粉嫩而涂满艳红指甲油的玉手接了过去仔细地阅览一阵，抬头一笑娇声道：「林先生原来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真是失敬得很！」

「那里！那里！谢谢胡太太的夸奖，我真不好意思，请问胡太太府上是那位少爷或小姐要补习呢？」

「是我家那个宝贝儿子，都读高二了还是贪玩不用功，我和我爸爸怕我考不上大学，所以请位家庭老师给我早点指导，我也好早作准备，预计以这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英文和数学两门主课，时间是每晚七时至九时，每星期一、三、五教英文，二、四、六教数学。林先生既然没有家人，晚饭就在舍下吃吧！至于薪水暂时给你一万五千元，不知林先生意下如何？」

这样好的条件我当然是欣然应允。

「那就这样说定了，林先生明天下班后，就来舍下吃晚饭，开始吧！」

＊＊＊

我到胡家任家教转眼半个月多了，对胡家的情形大致上已了解不少，被教导的学生胡志明，使用恩威并施的手法，已将我渐渐导上正途，很用心的读书做功课了。

在胡志明的口中知道我老爸是\*\*\*大公司的董事长，五十多岁，人还蛮和气的，但是为了交际应酬，很少回家共进晚餐，有时一星期都不回家住宿，听说是在外面和小老婆同宿，我父母为了此事，时常吵闹。

胡太太四十出头，偶尔外出打打牌以外，每晚一定回家督促儿子的功课，家事及烧饭等杂务雇用一位佣人来处理，早上来晚餐后洗好碗盘和整理好厨房就回家了。

其姐胡惠珍在\*\*大学就读一年级，平日都住宿在学校的宿含里，星期六才回家，星朗日下午再返回学校。

实际的讲起来，胡家每晚在家中睡觉者，只有她母子二人而已，偌大的一栋两层花园洋房，显得空荡荡而毫无生气。

我心中暗自思忖，胡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富豪而安祥的家庭，其实内部含有很多的问题，其中原因：

第一胡董事长似乎已嫌弃自己的太太，已到中年显出年老色衰，对她已不感性趣，而在外面另筑香巢，金屋藏娇，所以不太愿意回家，避免和太太争吵。

第二胡太太虽然四十出头，平时保养得法，再加上生活富裕，养尊处优，其姿色秀丽、皮肤细嫩洁白、风情万千，尤如卅左右之少妇，卅如狼、四十如虎之妇人生理及心理日臻成熟的巅峰状态，正是欲念鼎盛之饥渴的年华，若每晚都处在独守空闺、孤枕难眠的性饥渴岁月中，是多么的寂寞和痛苦呢？

第三其女胡惠珍生得和她母亲一模一样，年华二十，丰满成熟，乳大臀肥，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看她的举止行动，新潮而热情浪漫，观看她的身材已经早非处女之身了。平日在校住宿，其私生活的交往情形，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第四其子胡志明是个十足的公子哥儿，贫玩又不爱读书，这一个月来，虽被我教导已渐上正途，很用心的读书做功课，但是我毕竟还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好玩好动的个性也还是改不了，偶尔我母亲的牌局未打完尚没回家，就要求我放我一马，今晚休课让我好溜出外面玩一会。

严格的讲起来胡家的四位，都有着各人小天地，外表看起来不错，内里确是个不太和谐的一个家庭。

我想想自己也觉得好笑，俗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别人的家庭是否和谐，和你有什么相干，不管怎么样人家总是亲生父母和子女，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只要胡家每月不少你的补习费，就成了，学生既然不愿读书，你也落得偷闲一下，何乐而不为呢？

转瞬我到胡家任家庭教师快三个月了，与胡太太厮混熟了也比较亲近多了，互相就毫无拘束感了。

其实在这三个月中间，胡太太每晚独眠时，脑海中和芳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我那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健壮挺拔、神采奕奕的美男子，年轻力壮的可人儿，当我第一天来应征家教时，自己的一颗芳心，就被我那英俊挺拔的俏模样深深的吸引得魂飞魄散、春情激荡，私处毫无来由的骚痒起来，淫水都泛滥成灾地流出来了。

本早想勾引我来解除自己的性苦闷，但是又怕我嫌自己已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了，又怕被丈夫儿女知道就难以为人妻、为人母了。

再一想起丈夫如今有钱又有地位，早就把我这个糟糠之妻，当成人老珠黄的黄脸婆一样看待而一脚踢开在外面金屋藏娇，使自己好像守活寡一样，冷落在一边，过着孤独苦闷、饥渴难忍的日子，「哼！你既无情，我就无义，你能养小情妇，我就能养小丈夫，何必为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丈夫守活寡？」一来是要报复报复，二来也落得爽快爽快。

胡太太下定决心之后，就展开勾引我的行动了！

其实胡太太每晚都在一边幻想着我和她做爱交媾，一边在手淫自慰，早已无法压抑那熊熊燃烧的欲焰，若是再没有甘霖普降，来滋润她的身心，她真会被那熊熊的欲火，烧成一团灰烬啦！所以她早就在想勾引我来为自己解决饥渴难耐的欲火了。

常言道『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层纸。』诸君想想看，隔重山去追女人，是多难又多累；隔层纸去追男人，易如点火抽香烟那么快，一点就烧着了，您说，对吗？！

某天晚上九时过后，我补完了胡志明的功课，刚走到花园的大铁门时胡太太也跟了出来，拉了我的手，走到暗处，附在我耳边悄悄的说道：「林老师，明晚你下了班后不要来替志明补习功课，请你按照我纸条上所写的地址等我一同晚餐，我有很多的话要对你讲，你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志明那里我会安排的！」说罢塞了一张纸条到我手中，返身走回客厅，关上雕花的大铜门。

我怀着一颗不安的心情，回到了住处，心想该不是志明的功课没有教导得太进步，而被辞掉该职吧！

我想了一阵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干脆不去想它了，在口袋中拿出胡太太给她的纸条一看：

『林老师：自你来我家与小儿补习功课以后，现在我已大有进步，真谢谢你的教导有方，明晚请你下班后，直接到\*\*餐厅来，我要好好的请请你，并且还有许多心里的话，要向你倾诉，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愉快欢乐的晚上，别使我失望，更别使我有兴而来，败兴而归。并祝你我今晚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境！晚安！

郭雅萍上\*月\*日』

我看完纸条后暗自思忖，原来不是不满意我教导她的儿子功课好不好，想辞退我的教职，而是要酬谢我，并要向我倾诉心声，希望我能给她一个欢乐愉快的晚上，别使她失望和败兴而归。奇怪！她这是什么意思呢？女人倾诉心声的对象分为好几种来论：

第一种：是女孩对父母倾诉。

第二种：是少女对男朋友或是心爱的情人来倾诉。

第三种：是做太太的对丈夫来倾诉。

最后一种：是已婚的夫妻，对我（她）的外遇──情夫或情妇来倾诉，我只不过是她儿子的家教老师，她怎么会以我为倾诉心声的对象呢？

「啊！对了！一定是这样！准没错。」我反复思忖了一阵之后，突然的想通了，才啊的一声了叫出来。

我想起来了，自从担任家教之后，除非她的牌局未散以外，若在家一同晚餐时，虽然彼此谈话不多，除了请自己多多教导她儿子的功课外，俱都是些很客套的互相对答的言词、从未涉及有关男女之间的私情和挑逗对方不正经的言词和举动，可是胡太太那双水汪汪、黑白分明的媚眼，不时的飘向自己的脸上或身上，有时轻启那艳红的樱唇，微微的一笑，「我的天呀！」真是勾人心魂，尤其她每一动作时，那一对肥满的大乳房就一颤一抖的，把自己的魂、自己的命，差一点都抖掉抖死了。使得自己的大阳具，都被刺激得高翘硬挺起来了。

现在一回想起来，再加上她纸条上的言词，合拼起来，顿使我想通了，原来她是难耐深闺寂寞、夜寒裘冷、孤独难眠、欲火难忍，急需自己去给她性的安慰，欲的满足，而深闺不再寂寞、夜寝不再裘寒，睡眠不再孤单。

再一想到，若能把她降服在自己胯下，肏得她心满意足，必定对自己是言听计从，日后可能作为进身之策，在她丈夫的公司，弄个什么主任或是经理来干干也未可知！

＊＊＊

于是我第二天下班后，兴冲冲的直到\*\*餐厅去等她。

不一会，胡太太玉驾姗姗而来。「嗨！」「嗨！」二人打了个别招呼。

「胡太太！请坐！」

「嗯！谢谢！」

我礼貌的站了起来，拉开椅子请她坐下。

「林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菜、喝什么酒，请你点吧！」

「不瞒胡太太说，我是个孤儿，从小到大都是吃尽千辛万苦，说一句不怕你见笑的话，我活到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进这么高级豪华的餐厅呢？更何况我也花不起这个钱来吃这样昂贵的酒菜，请妳别笑我寒酸，请妳多多的原谅！还是请妳点吧！我是个不挑嘴的人，什么东西都吃的。」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啦！」

于是胡太太点了好几样该餐厅的名菜，再叫了一瓶葡萄美酒，不一会酒菜送到，二人开始慢斟浅酌，边吃边聊起来。

「林老师！我先敬你一杯，谢谢你对志明的教导。」

「谢谢妳！胡太太，这是我份内应该尽的责任，妳这样地客气真使我惭愧，若教导不好才真是误人子弟呢？」

「哪里的话，林老师不但学识好、人品也好，怎会误人子弟呢？你才真是太客气啦！」

「谢谢妳的夸奖，真是愧不敢当。」

「好了！我们别尽谈客气话了，谈谈别的吧！」

「好的！」

「林老师！你到我家任教快两个月啦，对我家中的情况我想你也大概了解不少，我的丈夫于今喜新厌旧，在外面金屋藏娇，把我当作黄睑婆一样的看待，当年缠活赖的追我，我本来对我无甚好感，但是经不起我一再的追缠，最后被我真情感动而答应我的求婚，现在想起来，人呀真是个奇怪的动物，当某人对妳百般体贴时，妳会以为我是真心的在爱妳……」

「妳丈夫不是真心爱妳，妳才嫁给我的吗？」

「才不是呢！」

「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的目地是看中我父亲的财产，再说，我又是个独生女，将来父亲死后，我就是遗产的继承人，我有今天的地位和财产，都是靠我父亲的遗产来资助我成功的。」

「啊！那妳嫁给我以后，过的不开心吗?

「哼！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结婚五年后，我就开始对我厌倦了，男人只会珍惜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对女人也是一样，一但得到手啦，就不希罕珍贵了。」

「那可不能一概而论啊！有很多的夫妻不都是白头到老吗？」

「那只是看外表而已，你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对夫妻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过完一生的。」

「那我就不知道啦，因为我还没有娶太太嘛！」

「所以说嘛！你还没有娶妻，当然不了解其中之情形啦！我嫌我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身材曲线不能比美年轻的少女，生了厌倦之心，开始在外冶游，美其名说是为了生意上的交际应酬，留连在歌舞酒榭之中，夜夜去狂欢作乐，置家中妻子儿女不顾，高兴了就回家一次，那有把这个家当是我的家，简直比饭馆旅社还不如。」

「嗯！胡太太！恕我不应该的说一句，妳的先生也太不像话了。」

「你说得对，我是太不像话了，我和我一直貌合神离到现在，我是为了那两个孩子而活的，我每天除了去打打牌，来消磨时间外，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别人也许认为我既富有，又幸福，事实上我……」停顿一下再说道：「算了！我怎么尽和林老师讲这些无聊的事呢？」

「没关系，胡太太，承蒙妳既然看得起我，就把你搁在心中多年的郁闷，倾吐出来，这样比较轻松得多了。」

「你不会觉得陪我这么一位小老太婆在一起吃饭喝酒，而感到厌烦和不相称吗？」

「怎么会呢？妳不要自称是小老太婆，其实妳看起来顶多像一位卅左右的少妇，那样娇艳美丽啦！和妳在一起共聚我觉得非常的快乐，尤其妳能给予我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亲切感呢？」胡太太粉脸娇红的急声问我。

「这里人太多了不方便说，等一下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再对妳说，暂时保密，怎么样。」我附在她的耳边，轻声说道。

我一看她的模样，就知道她已春心激荡，而故意先用一套欲擒故纵的手法，来撩拨她的情欲高涨后，让她来勾引自己、而自动的投怀送抱，这样才能俘虏住她掌握住她，听命如我，到时候就可以欲所欲为，欲取欲求了。

「你呀！故意的卖关子来逗人家，看不出你这个人还蛮风趣嘛！」

「胡太太！我要遵照妳的懿旨，今晚决不使妳失望，让妳过一个欢乐愉快wa的晚上，更要使妳有兴而来，乘兴而归，并且回味无穷、终身难忘的今夜，所以我就先来卖个关子，那才有神秘感加刺激感嘛！」

「哈哈！我又不是什么皇后，那来的什么懿旨，你真是幽默风趣，那只不过是一张纸条而矣！」

「美人儿的字条就是懿旨，那一个男人敢不遵旨照办，但不知我心目中的美人儿、美娇娘，要我于何和妳共渡今夜这良辰美景，而能使妳欢乐愉快呢？」

「因为我实在是寂寞怕了，我的丈夫对我太冷淡了，使我的身心每天都在空虚和寂寞中度过，我真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为了什么？我尽心尽意的侍候我、扶助我，使我有了今天这个局面，而我回报给我的确是空虚、寂寞和无聊的日子。我！这就是我心里的许多话，要来向你倾诉的，你可知道？自从你来我家应征的那一天，当我见到你的那一刹那时，使我全身震荡，心神激动而使我多年来古井无波的心田，升起阵阵涟漪，我真被你那英俊挺拔的仪表迷惑住了，连……连……我那……那个……」她娇羞满面的再也讲不下去了。

「连妳那个什么……妳怎幺不继续的说下去呢？我的美娇娘。」

「你别羞我嘛！这里这么多人，我……我不好意思说嘛！」

「好吧！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只有妳我二人在一起，妳再讲给我听，好吗？」

胡太太的媚眼飘了我一下，娇羞地轻轻的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算是答覆。

我又附耳问道：「美人儿，是去开房间呢？还是到我租住的公寓。」

她娇羞的轻轻细语道：「不要去开房间，我怕被熟人或是我丈夫的朋友看见了。就到你住的公寓去吧！比较安全些。」

在郎有心、妾有意之下，于是二人便坐上计程车，直驶到我租住的公寓而去。

＊＊＊

进到公寓我锁好大门后，刚刚返身时，胡太太急忙伸开她两条浑圆粉嫩的手臂，一把紧紧搂住我，火辣辣的吻着我的嘴唇，把条香舌伸入我的口中，二人是又吸又吮又搅的不停亲吻着，而胡太太把她那丰腴的胴体，肥大饱满的一双乳房、紧贴在我健壮的胸膛上，不停的揉擦着，下体的三角地段，也一挺一挺的在磨擦我的大鸡巴，嘴里「嗯、嗯」的呻吟着。

我还真想不到，一个女人在她的情欲冲动时，竟然是如此的凶猛狂野，好象要噬人而食的野兽一样，真印证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二人经过一阵数分钟火辣辣热吻之后，才把嘴唇分开。

「呼！」我喘了一口大气而道：「胡太太！妳真疯狂真热情，这一阵长吻，差点都让妳把我快闷死了。」

「我！我亲爱的小宝贝！你不知道我爱你都爱得快发狂了，总算今晚能让我如愿以偿了，当然要好好的吻你一顿，以解我对你的思念之苦。小宝贝！当我第一眼看到你时，不但使我心跳气促，连我那个小穴都痒得流出淫水啦！你可知你那男性的魅力有多大啊！真不知道你迷死过多少女人呢？心肝宝贝！我要是年轻二十岁的话，一定非你不嫁，可惜我现在快老了，再怎么样爱你，也无济于了。」

我将她抱了起来进入房间，二人坐在床边说道：「胡太太！不瞒妳说，我因为和别人的环境不同，半工半读，在那艰辛困苦中一心一意的求学和做工，不但没有时间而且也没有闲钱去交女朋友！今晚还是我活到二十六岁，第一次和女人如此的亲密在拥抱亲吻呢？」

「哇！这样说起来，你还是处男啦！」

「是不是我也搞不清楚，一来我没有交过女朋友，那里能让我享受到性爱的滋味呢？二来风尘中的女人，不但没有感情，也毫无乐趣可言，万一得了性病，那才害死人呢！还会遗害子孙，可是我是个年轻力壮的少年人，生理上的需要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有时候实在忍受不了时，只好用手淫来自慰，胡太太妳说我是否还是处男呢？」

「我的小乖乖，你当然还是处男嘛！听你讲得我心里都酸痛，你吃了这么多的苦头，以后让我来好好照顾你，安慰你吧！」

「胡太太！为什么刚才在餐厅里，我要卖个关子，不愿意说出和妳共聚在一起时有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呢？」

「那是什么原因呢？小宝贝！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快点说出来嘛！我的小乖乖。」

「说真格的，我第一天到妳家来应征时，就被妳那美艳的容貌、雪白滑嫩的肌肤、丰满成熟的胴体以及徐娘半老的风韵，真是太美艳迷人，秀色可餐，迷得我神魂颠倒。尤其是妳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微微上翘而稍厚又性感的红唇，以及一抖一动的一双肥大丰满的乳房，还有那个肥厚的粉臀，使我日思夜想，不知手淫了多少次，幻想着在和你做爱，希望有一天能使我投入妳的怀抱中，去寻找我那失去的母爱，以后要妳像妈妈一样的疼爱我！呵护我！又要像妻子一样的给我性的安慰，欲的满足，亲爱的胡太太，妳能答应我吗？」

「我的小乖乖！我爱你都爱得快要发狂了，我也是一样每晚也都在梦中和你在做爱，怎么会不答应你呢？以后别再叫我胡太太了，只要是我俩人在一起的时侯，你就叫我亲妈妈、或是亲姐姐，要不然……我们正在做爱时嘛、你叫我亲太太或是亲妹妹都可以，我一定使妳能够享受到连你亲生的妈妈也无法给你的母爱和性欲上最高的性爱和满足的享乐，我不但要把你当亲生的儿子一样疼爱，更要把你当成心爱的亲丈夫小情夫一样的看待，让你既有母爱和妻爱的双重享受，我的心肝小宝贝！你是妈妈的亲乖肉，姐姐的小情夫，妹妹的亲丈夫。」

胡太太说完后，又紧紧搂着我，像雨点似的狂吻我一阵。

「亲妈妈！快把衣服脱掉，儿子要吃妳的大奶奶先享受一下母爱的滋味，到底是如何的滋味，快脱嘛！」

「那你也要脱光了，让妈妈抱着你在怀里吃奶吧！我的乖儿子。」

二人于是快手快脚的三两下，脱得清洁溜溜了。互相面对面的凝视一阵，只看得两人心跳气喘、欲火高烧起来了。

我一看眼前的中年美妇那全身雪白丰腴的胴体、细嫩洁白，一对肥满稍呈下垂的大乳房，两粒紫红色如葡萄一般大小的奶头，挺立在两圈紫红色的大乳晕上，雪白微凸的小腹上生有数条灰褐色的花皮纹，浓密乌黑的一大片阴毛，从肚脐下三寸起一直延生而下、盖住了那个迷人而神秘的桃源春洞，肥厚圆大的屁股及两条粉白浑圆的大腿，紧紧夹着那肥隆多毛的阴阜，中间一条细长的肉缝，隐约可见。

我除了看过黄色录影带和春宫照片以外，还是第一次这样观看赤裸裸而丰满成熟的中年美妇人。这样雪白粉嫩、曲线尚称玲珑的胴体，刺激得大鸡巴高翘硬挺的对着胡太太在摇头晃脑，不停的挺动着。

胡太太一看我那条火辣辣、高翘硬挺的大鸡巴，暗叫一声：「哎呀！我的妈呀！」好粗好长的一条大鸡巴，估计它最少有20cm左右长，5cm多粗，尤其那个紫红光的大龟头，好似四、五岁的小孩拳头那么大，比自己的丈夫大了一倍之多，真吓死人啦！等下要是被它插进自己小穴里去，真不知道是何种感受和滋味呢？看得她心跳不已，小穴里都流出骚水来了。

我上前抱起胡太太，把她仰躺的放在床上，自己则侧身躺在她的身边说道：「亲妈妈！儿子要吃妈妈的大奶奶。」

胡太太一手搂抱着我，一手扶着一颗肥大的乳房，把奶头对准我的嘴唇边，娇声嗲语真好像是妈妈在喂婴儿吃奶似的道：「乖儿子！把嘴张开，妈妈喂你吃奶奶！」

「嗯！」于是我张开了大口，一口含住那粒大奶头又吸又吮，又舐又咬的，一手揉搓摸捏着另一颗大乳房及奶头。

只摸捏吸吮得胡太太媚眼微闭，艳嘴微张，浑身火热酥软，从口鼻中发出呻吟声，气喘声、淫声浪语的叫道：「乖儿子！你吸得我……舐得我……浑身酸痒死了……哦……哦……奶头咬……咬轻一点……乖儿子……妈妈会痛……啊……别再……再咬了嘛……你真……真要妈妈的命啦……」

我不管她的叫唤，轮流不停的吸舔吮咬和用手拨弄着胡太太一双大乳房。

「哎呀！小宝贝……咬轻一点……啊……妈妈受不了啦……我会被你……整死了……小冤家……我……我……要丢……丢精了……」

我看她全身一阵抖动，低头一看，一股白而透明的淫水，从那细长的肉缝中，流到床单上一大片。我急忙用手伸入她的胯下，胡太太则把双腿向两边张得大大的。

我把手指插了进去抠挖起来，不时揉捏那粒大阴核，湿濡濡、热乎乎的淫液粘满了一手都是，我咬着胡太太的耳朵说道：「亲妈妈！妳下面好多的浪水，真像发水灾一样。」

胡太太被我这样一说，羞得她用玉手擂打着我的胸膛，娇声嗲语的喊道：「坏儿子！都是你害我流得那幺多，快……快把手指头拿出来……你挖得我……难受死了……乖……乖儿子……听妈妈的话……把……把……手指……头……」

胡太太被挖得骚痒难挡，语不成声的在讨着饶猛叫。

我把手指抽了出来，翻身跨在她的胴体上！把条硬翘的大鸡巴对正在她的樱唇上，自己的嘴则对准在她的阴户上，分开她那两条浑圆的粉腿，仔细的饱览她三角地带的风光，只见她那浓密乌黑的阴毛，长满小腹和肥突的阴阜上，连那个桃源春洞都被盖得只能看见一条长长的肉缝，两片大阴唇紫红肥厚而多毛，我用手拨开浓密的阴毛再撑开那两片肥厚的大阴唇，发现两片绯红色的小阴唇，顶上面绯红色的阴核正微微的颤抖着，忙将那粒比花生米一般大小的阴核含住，用双唇吮、用舌头舔、用牙齿咬，不时再将舌尖伸入她的阴户里面，舔刮她的阴壁上那绯红色的嫩肉。

胡太太被我舔吮吸咬得全身酥麻酸痒，淫声浪语的哼道：「啊！啊！亲儿子……我要死了……喔……你舐得我……痒死了……咬得我酸死了……啊……我又要泄……泄身了……」

一股热烫的淫液好似缺堤的河水，一泄而出。我则一口一口的全部吞食下肚，「哇！」真棒！原来女人的淫水是腥而带点咸味，常听人言女人的淫水最富营养，其中含有维我命ＡＢＣＤＥＦＧ的全部，常吃能使男人增强体力，延年益寿，以后一定要多吃它一些，以资补养。于是我继续不停的舔吮吸咬。把胡太太舔弄得淫水流了一阵又一阵。而我则吞了一次又一次，只弄得胡太太不断的叫生叫死呻吟着：

「哎呀！亲儿子……你真……真要了妈妈的……命啦……求求你……别再舔了……别再咬了……我受不了啦……哦……哦……泄死我了……小宝贝……乖宝贝……听妈妈的话……饶了我吧……噢……小心肝……你舔得我难受死了……妈妈……不……不行了……」

「好吧！我就暂时饶过妳，但是妳要含舔我的大鸡巴。」

「乖儿子！妈妈从来没有含舔过大鸡巴，我不会嘛！」

「不会也没关系，就像吃棒冰一样，含在嘴里，用舌头一上一下的舔！再用牙齿轻轻的咬大龟头再舔马眼，就行了。」

「嗯！好吧～～你真我前世的小冤家、小魔星，谁叫我爱你若狂呢！」说罢用一只玉手握住我那条粗长的大鸡巴，张开小嘴，轻轻的含着紫红发光的大龟头。心想：哇！好大呀！我的名字叫我，连这条大鸡巴也真够我、硕大而雄壮，真是名符其实的物如其名『我』。

大龟题塞得她的樱唇小嘴，胀满满的，她就按照我所教给她那一套，不时用香舌，舔着大龟头及那马眼，又不停的用双唇吸吮和用牙齿轻轻咬着大龟头的棱沟。

「啊！亲妈妈……好舒服啊……再含深一点……把我整个大鸡巴都……都含进去……快……用力含进去……再吐出来……」

胡太太是位旧时代的女性，嫁夫二十多年来，除了正统的男上女下性交姿式外，从来没有和丈夫玩过这种口交的性爱游戏，第一次偷情就选中我这位儿子的家庭老师、英俊的美男子，更巧的是我天生异禀，又是新时代新潮流的年青人！当然在性爱上，是花样层出不穷而多采多姿的。

一听我叫她将大鸡巴整个含进去，用力含进去再吐出来。于是就按照我的话含进吐出，吐出再含进而不停的吸吮舔咬着。

「对！对！好棒！亲妈妈……我好舒服……真爽……别光是含进吐出的……还要用妳的舌头……舔我的大鸡巴、大龟头和马眼……还要轻轻的咬它……对、对了……就是这样……啊……好美啊……」

胡太太照话而为，慢慢的已熟练起来了，进而熟能生巧的越来越棒，我被舔弄得心里麻痒，大鸡巴已硬翘到最大的限度而有些胀痛，非得插入她的小肥穴里，才能一泄为快。

于是急忙抽出大鸡巴，一个大翻身，把胡太太那丰腴的胴体，压在自己的身体下面，分开她浑圆的两条粉腿，手握大鸡巴，对准她那绯红色的春洞，用力一挺，就一插到底。

「噗滋！」大鸡巴肏进阴户的淫水声，紧接着又听她像被杀似的大叫声──

「哎呀！我的妈呀……痛死我了……快停……停一……停……」

「怎么啦！亲妈妈！」

「我……我快痛死了……你的鸡巴那么大……也不管人家受得了……还是受不了……就那么用力的……一插到底……你还问呢……真是个狠心的儿子……把妈妈的小穴弄得痛死了……真恨死你了……」

「别恨我了，亲妈妈！亲姐姐！一来因为我从未玩过女人，第一次见看妳那个多毛的肥穴，心里是又刺激又紧张，欲火迷了心才会于此的卤莽行事。二来我以为妳已经生过两个孩子，小肥穴一定是很宽松了，再加上妳己经有二十多年的性交经验，当然是不怕我的大鸡巴用力一插啦！我本意是想让妳舒服痛快的，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使妳受了痛苦，真对不起！亲姐姐！亲妈妈。」

「好了！小宝贝！妈妈并没有怪你，妈妈虽然生了两个孩子，可是我的穴一来生得紧小。二来我丈夫的鸡巴只有你的一半大，再说我除了丈夫以外，从来没有和别的男人发生过肉体关系，今晚是我第一次偷情，不想就迷上了你个这可爱的小冤家，想不到又生有那么一条粗长硕壮的大鸡巴，真使我是又爱又怕。小心肝，别太紧张太卤莽，慢慢的玩才能体会出性交做爱的真谛。你是第一次和女人性交，决对不能紧张，不然你马上就会射精了，男人的东西虽然要生得粗、长、硬、烫，而持久耐战的先决条件，但是还需要用性技巧来配合，这样玩起来，双方才能享受到至高无尚的性爱乐趣，而使双方时时相念及回味着对方给予自己的那份满足感、舒服感、欢愉感以及那痛快淋漓的异味和情趣，使对方终身难忘，小宝贝！懂了吗？这才是男女两性之间，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高乐趣，和最甜美的享受啊！不然就享受不到，对方给予你的性爱欢畅和舒适感了。」

我听了胡太太你一篇说词，好似上了一课性的教育课程。

「亲妈妈！妳真有一套，那么现在我应该怎样做呢？」

「小乖乖！你现在先开始把你的大鸡巴，慢慢的抽出来，再慢慢的插进，不要太用力，等妈妈的小穴被你肏得松一点时，我叫你重一点，你就重一点，叫你快一点，你就快一点，知道吗？」

「好的，亲妈妈！亲姐姐。」

于是我开始一挺一挺的慢抽慢插起来，我这一生还是第一次把大鸡巴插进女人的小穴中、那种又暖又紧的感觉，比我在看黄色录影带手淫自慰时的感受，真是舒服得不知多少倍呢？

胡太太被我的大鸡巴抽插得娇躯颤抖、娇喘吁吁的直哼着：「亲儿子！亲丈夫！你的大鸡巴真肏得我……好舒服……好美啊……胀得妈妈的小穴是……好饱满……好充实……真美死了！啊……小心肝……快一点……用力一点……肏……肏吧……」

胡太太双手像蛇般的死缠着我，肥大的粉臀不停的扭动，配合我的抽插，只感到我的大鸡巴，好像一根燃烧的大火棒一样，插在她的小穴里面，虽然还有点胀痛，但是又麻又痒、又酸又酥，真是舒服极了，尤其是从阴户里的快感，传遍了全身四肢百骸，那股舒服劲和快感美，是她毕生所末曾领受过的。

这也难怪，她的丈夫物小力衰不说，还在外面金屋藏娇，置她于不顾，一个月都不和她交欢一次，以尽丈夫之责。使她每天每夜，过着好似守活寡一样的生活，身心空虚寂寞，性的饥渴无处发泄，第一次偷情，就碰上这样一条粗长硕大的阳具，尤其我那一身少阳之刚气，别说让我的大鸡巴肏在自己的小穴里面，就光是搂抱着我那年青力壮的身体，被我的阳刚之气碰触在自己的身上，就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触觉』上的舒适感，这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来电』吧！

男女两性相悦，可分为：『视觉』、『嗅觉』和『触觉』三大步骤，尤其是『触觉』最为神秘敏感，很多并不太熟识和相爱的男女，往往被对面一触摸到身体上的某一处敏感部份，就会激发起性欲来，而毫无条件的和对方发生肉体关系了。尤其是女性。君若有办法能触摸到她娇躯上某一个部位的性敏感之处，使她春情激荡性欲高涨，她就可任君大快朵颐而饱餐一顿美人肉啦！总之一句话，女性全身的每一寸肌肤和器官都是天生有性敏感度的，只要你能触到她的痒处，就一定能够吃到这块肥肉了。

我听她叫自己快一点用力一点，于是就用力的快速抽插起来。

胡太太的小肥穴经我快速而有力的抽插，淫水更是泛滥的泊泊而流了出来，娇喘声、浪哼声更大了：「亲丈夫！大鸡巴亲儿子……美死了……哎呀……姐姐被你的大鸡巴……要……要肏死了……我好痛快……好舒服……」

我是越抽越猛，越肏越深，「噗滋」「噗滋」的淫水之声，不绝于耳。

胡太太双腿乱伸乱缩，粉臀不停的扭摆上挺，媚眼如丝，香汗淋淋、娇喘吁吁，她只感到自己全身的骨骼，像在一节一节的融化似的，舒服透顶，而大声娇叫着：

「小心肝……妈妈的小宝贝……你的大龟头碰得人家的花心……好稣麻……好酸痒……呀……真美……真舒服……哎呀……亲丈夫……亲哥哥……我……我要泄身……了……」

她这淫荡的娇叫声，再加上一股滚烫的淫液直冲着大龟头的刺激感，使得宏伟爆发了男人的野性，猛力的，快速的、狠抽猛挥，再也不听她的指挥了。

胡太太紧紧搂着我，梦呓般的呻吟着，快感的刺激，使她感到全身好像在火焰中焚烧似的，她只知道拼命地抬高肥臀，使自己的阴户和大鸡巴贴合得更密更紧，那样才更舒服更畅快。

我的大龟头，每次抽插时都碰到她的穴心花蕊中，使她那阴户深处最敏感的地方，每碰一下，就猛抖一阵，使她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美感来，舒服得她整个人几乎要疯狂起来，双腿乱踢，肥臀乱扭，娇躯不停的颤抖，穴心的花蕊在不断的痉峦，一张一合的猛吸猛吮着它的大龟头，阴户挺得高高的，嘴里大叫着：

「亲哥哥！哎呀……可让妳……肏死我了……小亲亲……小丈夫……要我命的小……小心肝……」

我的大龟头被她的花心吸吮得极舒服，畅美得不亦乐乎，我是第一次玩女人，就能够玩到这位如此淫荡、娇媚、艳丽、丰腴、成熟，而性技巧又那幺棒的人间尤物，性知识又是那幺丰富的中年美妇人，真是艳福不浅，难怪我是愈战愈勇、愈肏愈起劲了。

「哎呀！我心爱的小丈夫……小情人……啊……痛快死姐姐了……我真受不了啦……你真要我的命了……我……我又……又泄了……」

胡太太被我的大鸡巴抽插了百余下，已经使得她被肏得欲仙欲死，淫精已泄了数次之多，只泄得她快要全身瘫痪、四肢酸软无力啦，变成只有被挨打的份儿，已经精疲力尽，在猛喘着大气。

我这时已被激起男人的野性，大鸡巴也硬挺得胀痛，必须把精液泄出，方能一吐为快。尤其胡太太的小穴里面，就像一个肉圈圈一样，把整条大鸡巴紧紧的包住，邢种感受，真是美妙舒服透了。

我忙用双手捧起了胡太太的肥臀，一阵狠命的大抽大插，只肏得胡太太拼命大叫：「小心肝……我实在的受不了啦……你太厉害了……再……再肏下去……我真会被你肏……肏死啦……小宝贝……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我不行了……」

我此时快要达到高潮了，那管她的叫喊求饶，就像匹野马奔驰在原野上一般，拼命的狠抽猛插，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大鸡巴上，不顾生死的肏着、捣着，口里叫道：「亲妈妈！亲妹妹！快动呀……我要……要射精了……」

胡太太只感到小穴里的大鸡巴，开始胀到了最大的限度，她是个过来人，知道男人是要射精的前兆，只得勉为其难的再打起精神来。扭动看肥臀，并用力使小穴一张一合的夹吮着我的大龟头。

「啊！亲妹妹……我……我射了……」

「哎唷！亲哥哥……我……我又泄了……」

我是第一次把精液射在女人的小穴里面，我感到在那一刹那间，全身好似爆炸了似的，被炸得粉身碎骨，不知飘往何方去了。

胡太太也享受到生平第一次被那又浓又烫，强而有力的滚热阳精，猛地直射入子宫深处，那种美妙感加舒服感，使她魂飞魄渺，不知身在何方了。

二人都已经达到了热情的极限、欲的顶点，紧紧的相拥相抱在一起，四肢相缠、嘴儿相吻、性器相连、不停地颤抖着，喘息着。疲乏得慢慢地睡过去了，才结束了这第一回合的鏖战。

＊＊＊

不知过了多久，二人才悠悠醒转过来，胡太太一看手表，快十二点了，急忙翻身而起，我一见，忙双手抱住她的胴体，问道：「亲妈妈！怎幺啦？妳是不是要回去啦？」

胡太太亲吻了我一下，那双勾魂的媚眼盯着我那英俊的脸上道：「小乖乖！妈妈怎么舍得离开你回去呢？今晚我要和你同翕共枕睡一个晚上，以解除我多少年来那孤枕独眠的寂寞和痛苦，所以我要先打一个电话给我的儿子，让我也好放心，乖儿子，你先放开手吧！等妈妈打好电话，再来和你亲热亲热！」

我听了后才安心的放开双手，胡太太则赤裸着胴体，走到客厅去打电话：「志明吗？我是妈妈，我今晚在张妈妈家打牌，要打通宵，明天才会回来，你把门窗关好，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课啦！知道吗？好的，再见！」

胡太太打好电话，再回到房间躺在床上，一把搂着我先亲吻一阵，说道：「小宝贝！我对志明说今晚要在蔡太太家里打通宵麻将，明天再回家去，今晚你就好好的陪妈妈睡一夜，以解我的孤单寂寞之苦，滋润滋润我那快要枯萎的心田吧！」

「亲妈妈！我先问妳一个问题，妳今晚虽已得偿心愿，和我同全共枕而眠，那我们以后是否能夜夜共眠，使妳我二人再过这销魂蚀骨、令人难忘的性爱生活呢？」

「小宝贝！当然要哇！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肉，不知道为什幺，我每次看见你来替志明补习时，下面的小穴就会骚痒的流浪水，真恨不得能够和你双宿双飞在一起，而夜夜春宵，那有多好，多美啊！唉！但是事实上又不可能！小乖乖，你真把我的心、我的魂都迷去了，姐姐以后是一天都不能少了你，我又不能和丈夫离婚来嫁给你，那……那……怎么办呢？我的心肝宝贝！小冤家！你快点想个办法出来！最好能使我们天天在一起、夜夜在一起，而不使我的丈夫起疑心的方法才行。」

「这是个多难的问题啊！」

「亲丈夫！为了你，我会不顾一切的去做。」

「喂！亲姐姐，妳可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啊！让我想想看，有什幺安全妥当，又不会使妳丈夫起疑心的方法来。」

「好吧！小宝贝！你我一起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先别急慢慢再想吧！亲妈妈！我的鸡巴又硬了，妳要不要再玩一次？妳看硬胀得好难受啊！」

胡太太低头一看，我的大鸡巴高翘硬挺的一柱擎天，就像似一支高射炮似的，忙伸玉手握着我的大宝贝，用嘴含着、套弄着舔吮着、吸咬着……我也用嘴唇和舌头，舔吮吸咬着她的小肥穴和阴核，不时用舌尖深入她的阴道里面去舔刮着阴壁上那排红色的嫩肉。

胡太太被我舔吮得心花怒放，魂飞魄荡，她的小嘴里还含着我那硬胀的大鸡巴，腰部以下因为受了我的舌头舔弄，酸痒得她粉臀不停的扭动，小穴里的淫水像似江河缺堤一样，不断的往外流，娇躯也不停的颤抖，淫声浪语的哼道：

「亲丈夫……小冤家……妹妹……哎呀……美……美死了……也……也痒死了……你真耍命……把……把我舔得……又……又泄身了……」

我把她流出来的淫液，一口一口的全部吞食下肚。

胡太太感到阴户之中，是又酥又麻，又酸又痒，又舒服又畅美，但是又感到空荡，急需要有大鸡巴来填补阴户中的空虚感，于是她很快的翻过身来，就伏在我的身上，玉手握着那条她所心爱的大宝贝，大肉棒……就往自己的小肥穴里套。因为那条大肉棒实在是太粗大了，连连套动了好几次，才把我那条大宝贝全根尽套了进去，胀得她的小肥穴满满的，完全没一点空隙，她才嘘了一口大气：「啊……好大呀……好胀啊……」

嘴里一面娇哼着，粉白的肥臀一挺一挺的上下套动着。

「我的小心肝……小情夫……你这条大宝贝……真是要了……姐姐的……命了……真粗……真硬……顶得我的魂……都没有啦。你是妈妈的小乖肉……小宝贝……我……我就是死在你……你的……大鸡巴上面……也……也是甘心情……情愿的……了……」

胡太太一面淫声浪语的叫着，一面好像发狂似的套动着，动作越来越快，还不时的在旋转着肥臀，使子宫深处的花蕊来磨擦着我的大龟头。扭动的胴体，带动着她一双肥大丰满稍呈下垂的乳房，一上一下的抛动晃荡着，尤其那两粒紫红色像葡萄般大的奶头，晃荡得我是眼花缭乱，煞是好看，于是伸开两手，一手一颗的握住揉搓抚捏起来，真过瘾！胡太太的两颗大乳房，虽己喂养过两个孩子了，但是摸在手上虽软如馒头，而弹性尚称不错。

胡太太被我的一双魔手，揉捏得奶头好像石头子一般的硬胀，骚痒得她全身抖个不停，套动得更快更狂了。

「哎唷……大鸡巴哥哥……小丈夫……我爱死你了……真爱死你这个大鸡巴的……乖儿子……妈妈要……又要泄身……了！」

二人搂在一起，浪做一团，她拼命的套动，我则一挺一挺的在往上顶，二人配合得是天衣无缝，妙趣横生而痛快无穷。

「小宝贝……妈妈不行了……我要死了……我要……泄了……」

胡太太又泄了，整个丰满的胴体，伏压在我的身上不动了，只有那急促的喘息声和呻吟声。我正感到大龟头无比的舒畅，被她这突然的一停止，真使我难以忍受，急忙抱着她的娇躯一个大翻身，把她压在自己的身体下面，两手抓住胡太太的两颗大乳房，下面的大鸡巴狠命的抽插起来。

「哎呀！我实在受不了啦……」

胡太太连泄了数次的身子，此时已瘫痪在床上，只有把头在东摇西摆的乱动着，秀发在枕头上飞飘着，娇喘吁吁，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任凭我去猛攻狠打。

在我拼命的猛抽狠插了数十下，忽然间二人同时一声大叫：

「啊！亲妈妈……我……我丢了……」

「哎呀！亲儿子……我……我又泄了……」

二人都同时达到了欲的最高极限，魂飞天国去了……

一觉醒来，已经五点多了，二人又搂抱着亲吻抚摸了一阵，胡太太心里觉得我真是个做爱的好对手，东西又粗又大又管用。肏得自己的小穴爽死了。人也生得又俊美又健壮，一定要想个办法比能够和我每天都在一起，卿卿我我的缠绵做爱，才不辜负这后半辈的人生呢？想着想着，玉手情不自禁的去抚弄我的大鸡巴，抚着弄着的大鸡巴又硬翘挺胀起来了。

「亲妈妈！是不是又想要了……」我抚摸看她的大乳房问她。

「你真厉害！刚丢了才几个小时，现在又是这么样的硬啦。」

「当然啦……不然为什么叫做年轻力壮，硬如铁棒呢？来。让儿子来喂妈妈一顿早餐，让妳吃得饱饱的再回家。」

「小宝贝，你喂妈妈吃什幺早餐哩？」胡太太明知故问。

「就是我这条大肉香肠。和香肠里面射出来的牛奶，给妳当早餐如何？」

「你这个小鬼！真坏死了，真亏你想得出这种新名词来，要是说给别的太太和小姐听到了，不吓死才怪呢！」

「那要看对象才说嘛！我俩己合为一体了，才能对妳讲些晕笑话，以增加性爱中的乐趣。我的亲妈妈！来吧！让儿子侍候妳吃早餐吧！」 二人又黏在一起，缠在一起，纵情的玩乐起来了。

胡太太自从那晚和我发生肉体关系，缠绵了一个通宵后。已使她深深尝到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已被那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猛劲儿所征服，一天都离不开我了。她再三思忖才给她想出来了一个好方法来：丈夫既然『金屋藏娇』，我也来一个『金屋藏鞭』。反正有的是钱，只要能使自已得到性欲上的满足，精神上的慰藉，花点钱又算得什幺，只要做得秘密一点，不让丈夫和儿女知道，就万事ＯＫ了。

某晚胡太太和我经过了一阵缠绵大战后，二人休息了一阵，胡太太捧着宏伟的俊脸，狂热的亲吻一阵之后说道：「小宝贝！妈妈真是一天都不能没有你，真希望每天每晚都能和你像现在这样，赤裸裸的搂抱在一起，不一定非要做爱不可，就是搂抱在一起，亲亲你摸摸你！妈妈都心满意足啦！」

「我也是和妳的想法一样，可是妳是人家的太太，事实上不可能做到吗？亲妈妈……我被妳这一身的妙肉迷惑死了，妳快一点想个方法，能使我俩天天在一起，过着甜蜜的日子，美满的性爱生恬！才不辜负妳我相爱一场！」

胡太太用手抚摸着我的俊脸说道：「小心肝！妈妈明在已经想出一个办法来了。不知道你答不答应？」

「亲妈妈……妳快讲嘛！我全都听妳的，不管是什幺方法，我都答应！只要是能够和妳天天在一起长相厮守，就行了……」

「啊！小宝贝！你真妈妈的心肝宝贝，我太高兴了！我真是没有白疼你，方法是这样的！第一：你把现在的工作辞掉，家教还是照做。第二：不要住在这种人多嘴杂的小公寓里，我去买一间精巧别致的大厦套房给你。你除了晚上来教志明的功课以外，白天在家休息不用再上班，你以后的生活费由我负担，每天等志明上学之后，我就来陪你，在我俩的小天地里。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等过一段时候，我会帮你成家立业，拿一笔钱给你去创业！怎幺样，小宝贝！你看妈妈多疼你，多爱你啊！」

「哇！我的亲妈妈！亲姐姐！妳对我太好啦！我不知要怎样的报答妳，才能表示我心中感激之情，亲爱的肉妈妈！」

「要报答我太简单了，以后给我些欢乐和愉快就够了。」

「那是当然啦！妳把我用金屋藏了起来，不就是为了我这条『鞭』能给妳至高无上的乐趣吗？」

「死相！说得难听死了，什么鞭呀鞭的，你是人又不是动物。而又不是什么『狗鞭』、『马鞭』、『虎鞭』的，你是我心爱的小宝贝、小丈夫、小情夫，以后不许你再胡说八道的乱讲一通。知道吗？我的小心肝！」

「知道啦，我亲爱的妈妈！肉姐姐！亲妹妹！亲太太……」

「你呀，真是我前世的冤家，今生今世命中的魔星！都是你这条害死人的大宝贝棒，害得我是日思夜想神魂颠倒，寝食难安！真使我有时候想起来是又爱它又恨它！」胡太太说着说着，玉手握着我的大宝贝棒，稍稍用力地扭了一下。

「哎哟！嘘～～嘘～～轻一点嘛！妳想扭断它呀！这是我的命根子，扭断了妳就没得享受了。我也完蛋了。」

「活该，扭断了就拉倒，大家没得玩倒落得个清静！谁叫它害死人也！」

「嘿！妳真是讲的比唱的还好听呢！妳舍得吗？妳痛快的时候呢！妳舒服的时候呢！」

「死相，你呀！明知道我舍不得它，爱它如命，还故意来呕我。」

「亲妈妈！我是逗着妳玩的！妳看，妳喜欢的大宝贝棒又硬啦！」

「真要命！刚玩过才算好久，怎么这么快它又撒起野来了。」

「有妳这样美艳娇荡的美娇娘在身旁，它在站卫兵，保护妳的凤驾嘛！我的美人儿！懂吗？」

「贫嘴！馋相！你真贪啊！」

「妳真的不想要吗！我的亲姐姐！」

「小宝贝，姐姐早就等不及了！」

于是二人又发动了第二回合的大战了。只见二人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地动床摇，淫水声、呻吟声、浪叫声谱成了一遍『爱的交响曲』！真是世界上的音响，人间的绝唱啊！

胡太太因动了真情，深深的爱着我，为了能与我常相欢聚，说办就办，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不出数日便在ｘｘ大厦ｘ楼ｘｘ号买妥一间二十坪左右的中型套房，一切手续办好了，再买了一套外国进口的全套家俱一共化了数百万元，使我两人幽会偷情的小天地，装饰得美仑美奂。

从此以后胡太太无论日夜，无论风雨，只要一有机会，就来到她俩幽会的小天地里，终日陶醉在欲火中，而尽情享受那种偷情的紧张和剌激感，以及那火辣辣、缠绵绵、舍生忘死、蚀骨销魂的性爱乐趣。

胡太太己经死心塌地的热爱着我，如胶如膝，朝夕厮守，如醉如痴、爱护备至，将那二十余载的夫妻之情已经抛到九宵云外出了。她完全把我视为亲丈夫一样看待，又像妈妈照顾儿子一般的呵护，使我得到了母爱和妻爱的双重享受。

我二人在这个小天地中赤裸相程、随着心意，任意去寻乐，尽情去享受，使二人领略到性的美妙，欲的奇趣，不论日夜，在房中、客厅中或床上、沙发上、地毯上，性之所至就随心所欲的，取用站姿！坐姿！仰姿！卧姿！跪姿！爬姿！尽其所有的各种性交姿式！来尽情交媾！尽性取乐。极尽风流之解事，过着那多彩多姿之性生活，终日沉醉在温柔乡中，只羡鸳鸯不羡仙了。

胡太太生得雍容艳丽，爽朗热情，胴体丰满，风韵十足，穴儿又生的肥厚、多毛、紧小，花心敏感、淫水特多，娇媚淫浪、热情似火，教导了我许多的性爱知识，我渐渐领悟，加以天赋异禀，内赋的潜能，去研究女性的妙境，而深得个中滋味！已能收放自如，将女性需要的性爱高潮时间，控制得准确无误，真使胡太太对我是刮目相看，而当作至尊至宝啦！

＊＊＊

我搬来该大厦不觉己经两个多月了，此乃是一栋高级大厦公寓，住的都是有钱的人家，大都是有轿车阶级，进进出出的男士都是西装毕挺，女士则都是穿着高级时装，戴着金饰钻戒的贵夫人和千金小姐。

在我对面住着一对夫妻及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丈夫大约三十五岁左右，身体瘦高，一副弱不经风的模样，每天上下班时，都开着小轿车，好象蛮有钱似的。

太太还不到三十岁，风姿绰约，身材窈窕匀称、曲线玲珑、丽质天生，使人有一种垂涎之感。因为是对门而住，相遇时除了微笑点点头之外，免不了互相打了招手，邻居嘛！是应该彼此发挥守望相助地精神的。

我搬进来没有好久，对面的这位太太早就注意我的一切行动了！其原因是第一：见我长得英俊潇洒，年轻健壮；第二：因见我只有一个人居住，而且常常看见有一位中年美妇，一到我的住处，从上午就待到下午四、五点钟才离开，甚觉奇怪，猜不透我们是什么关系，看两人的亲热劲，说我们像母子吗？又有点不像；说是像夫妻吗？那有夫少妻老，而又不住在一起的道理呢？哦！对了！我们可能是一对畸恋的偷情者吧！以后倒要特别的留意来观察对面这位年轻英俊的单身汉！

为什么这位太太会对我这么注意呢？因为她的丈夫本来就身体虚弱亏损，而又风流成性，假借为了生意上的应酬，在外花天酒地，纵欲过度，才三十五、六岁的人，已是外强中干、房事无力了，不是阳萎就是早泄，常使这位太太得不到性的乐趣、欲的满足。虽然她在外面也曾经打过野食，结果是中看不中吃，还是无济于事！两三下就清洁溜溜、完蛋大吉了。所以使她天天处在性饥渴的态度中，本来想再去打野食来充充饥，又怕再弄来一个不中用的男人，非但不能解饥止渴，反而更痛苦更难受，故此作罢！

于是她就动了勾搭我之心；而我也垂涎这位太太的美色，也动了想勾引她到手玩玩之意，于是在『男有心妾有意』的心理之下，二人终于达到彼此的目的，而完成心愿了。

某日上午，我打电话给胡太太骗她说有事要去办，叫她今天不要来住处，「明天再来好了……」交待后故意在大厦门口等对面的太太买菜回来，好施展勾引的手段。

十点多钟，她一手牵着小女儿，一手拿着装满菜肴的菜篮，姗姗而回，我一见就迎了上去说道：「太太妳买菜回来了！」

她嫣然的一笑，「嗯」了一声。

「妹妹你好漂亮哟！来！妈妈她拿了这幺重的菜篮，让叔叔抱妹妹上楼去好吗？」

小女孩羞怯怯的看看妈妈，美太太娇笑道：「小娟，让叔叔抱抱。」

小女孩笑嘻嘻的伸开小手说道：「叔叔抱小娟。」

我迫不急待的抱起小娟，说道：「小娟好乖！好聪明伶俐！」

三人一齐进入大厦再步入电梯里去。

我认为机不可失，马上问道：「请问，如何称呼？」

美太太娇声说道：「我先生姓陆，请问贵姓？」

我立即应道：「陆太太妳好！我叫我，双木林、宏是宽宏大量的宏、伟是伟大的伟。请多指教！」

陆太太一听我把姓名分析得于此清楚，娇笑道：「林先生你太客气啦！指教二字，真不敢当，你好象只有一个人住嘛？」

「是的！我还是个王老五！单身一个人住。」

「林先生在哪里高就？」

「我……我和朋友合伙作点小生意，晚上任高中家教。」

「哦！林先生任高中家教，你一定是大学毕业的啦！失敬！失敬！」

「哪里！哪里！」

二人谈谈说说电梯己到Ｘ楼停住，二人走出电梯，再走到陆太太的门口，她开了门锁走了进去，我抱着小女孩，也跟着走了进去。

陆太太放下菜篮，对小女儿说：「小娟！到家了，快下来，叔叔抱得一定很累了。」

我急忙放下小女孩，连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陆太太我不请就自己进来了。」

陆太太嫣然一笑，道：「都已经进来了，还客气什么，请坐，大家都是邻居嘛！应该互相走动走动、联络联络感情！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万一那家有个什么变故，彼此也好有个照应，林先生！你说是吗？」她边说边去倒茶待客。

「是！是！陆太太说得对极了，邻居是应该要和睦相处而守望相助的。」

我一边嘴里应着，一边瞪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痴痴的在看着她的一举一动，那细细的柳腰、肥翘的屁股，走起路来一扭一摆的背影，煞是好看，双手捧了一杯茶，娉娉婷婷的向我面前走来，那一对丰满高挺的乳房，随着她的莲步，一上一下在不停的颤抖着，好像在向你打招呼：喂！要不要来摸它一摸、捏它一捏似的，只看得我全身发燥，猛吞口水。

当陆太太弯下身把茶杯放在茶几上时，「哇！」原来陆太太还是位新潮的女性，里面未戴乳罩，她这一弯腰，把两颗雪白丰满的大乳房赤裸裸的呈现在我的眼前。

白馥馥的大乳房及两粒艳红如草莓般的奶头，看得一清二楚，使我全身汗毛都根根竖起，浑身发热，气急心跳，下面那条大鸡巴也亢奋高翘挺硬起来了。

「谢谢！」

陆太太放好茶杯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问道：「林先生……我看你的经济能力和一切的条件都很不错嘛！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不瞒陆太太说第一：目前尚无情投意合的对象，第二：反正我现在还年轻嘛！慢慢来也不急嘛！落得痛痛快快的多玩几年，再找对象结婚也还不迟嘛！」

「嗯！林先生讲的话，使我也有同感，一但结了婚就失去那份自由自在的交朋友和玩乐了。我真后悔太早结婚，还是做单身的男女才自由才快乐。」

「像陆太太嫁到这么一位有钱的先生，生活过得又如此优遇，定是幸福、乐无比的了，现在好多女孩子想嫁一位像妳这样有钱的丈夫，还找不到呢？我真不明白，陆太太妳怎么还会后悔呢？」

我一听她的说词，就知道眼前这位美艳的少妇，正处在性饥渴的苦闷中，而她的语气中就已透露出来了。

「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这又是夫妻之间的秘密，怎幺好意思对外人讲呢？算了，不说也罢！一提起来就使我心里不痛快，林先生！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

「嗯！也好！」我心里当然知道，陆太太此时可能早已春心荡漾、饥渴难忍了，从她脸上羞红发烫，以及呼吸急促的神情，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只是女人天生怕羞以及那份女性的尊严与矜持，心中虽然是千肯方肯，但是不敢主动的表示出来，何况她又是良家妇女呢？除了用暗示之外，非得自己先采取主动的攻势了。

于是我先静观其变，且待机而动，再行猎取这头羔羊来大快朵颐一番。

「林先生，恕我冒昧的请问一事，你的父母家人我们住在那里？为什么你搬来到现在，除了有一位中年的漂亮太太来以外，从来没看见别人到你家里来，那位太太是你的亲人吗？」

「我是个孤儿父母早已亡故，也没有兄弟姐妹，那位中年太太是我担任家教学生的母亲，她因为很同情我不幸的遭遇，所以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安慰我，使我享受到失去的母爱，和人生的乐趣。」

「嗯！原来是这么样的一回事，但下知她是怎样的照顾你、安慰你，而使你享受到人生的乐趣呢？」

「这个……嘛……」

「林先生若不愿意讲，那就算了。」

「不！不是不愿意讲，但是我须要陆太太答应我一个条件。」

「是什么条件呢？」

「条件很简单，因为我从小到大，孤苦伶仃。若蒙不弃，请陆太太做我的干姐姐，赐予我向往已久的姐弟之爱，可以吗？」

她嫣然的笑道：「我有这个资格做你的姐姐吗？」

「当然有呀！我要是真的有一位像妳这样风姿绰约、美艳绝伦的姐姐！高兴得睡着了，都会笑起来呢！」

「嗯！好吧！想不到你的嘴还真甜，还蛮会奉承赞美女人的，反正我也没有弟弟，就把你当作弟弟吧！」

「谢谢干姐姐！」

「以后叫我美琴姐！我娘家姓张叫美琴，现在愿意讲了吗？」

「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来在ＸＸ大企业公司任职，因为是个小职员，所以薪水不多，为了增加点收入，就应征到胡太太家里担任她儿子的补习老师。胡太太的丈夫是个大老板，在外金屋藏娇，常常不回家，置胡太太于不顾，使胡太太这位才四十出头的中年妇人，难忍那空闺寂寞、及性欲饥渴之苦闷，而引诱我为她解决寂寞和苦闷，她为了和我能方便幽会，又怕在她家里会被孩子看到，才买了这栋大厦的一户套房给我，叫我辞去公司的职务，白天在家里好等她来和我幽会做爱。她待我是又体贴又温柔，又像母爱又像妻爱的，使我得到双重地享受，我现在已将全部实情都对妳讲了出来。美琴姐！请妳务必要保守秘密，不要对别人讲出来啊！」

「这个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你尽管放心吧！我的好弟弟，真想不到你这位英俊潇洒、身强体健的弟弟，艳福还真不浅，有这幺一位又像妈妈又像妻子的中年美妇人，这样死心踏地的爱着你！使我真是羡慕这位胡太太呢！」

「哎呀！我的美琴姐！妳羡慕的是什么嘛，妳的丈夫我才三十多岁，自己当老板，做生意又赚大钱，生活过得又优异，人家才羡慕妳呢！」

「光是生活物质享受又有什幺用，精神和肉体上得不到享受，那才叫人难受呢？」

「什么？听美琴姐的口气，妳好象精神和肉体都是处在空虚和苦闷的寂寞中啦！」

「好吧！你现在已是我的干弟弟了。我就把我心中所有忧闷的事都对你讲了吧！」

「对！你这样才能够一吐为快，也能舒解妳心中的忧愁和郁闷，而心情开朗才能精神愉快啊！人生在世，只有短短数十年的生命，为什么不去好好的享受，而自寻烦恼呢？美琴姐，妳看我说得对不对呢？」

「对！你说得对极了，所以我刚才才说后悔太早结婚，而你问我为什幺后悔呢？我回答你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私隐，不便去对外人讲的缘因。其实我的丈夫和胡太太的丈夫是个一样德性的人，我瞒着我在外面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我除了还没有在外面『金屋藏娇』以外，虽然每晚都回家，不是烂醉如泥嘛！就是半夜才回来，疲乏困倦的倒头大睡，像条死猪一样，看了就使我生气一所以我比那位胡太太也好不到那里去。」

「那你们夫妻不就等于是同床异梦一样吗？美琴姐妳受得了我这种冷淡的态度对妳吗？」

「我当然受不了啦！为了报复我，也为了我自身的需要，不瞒你说，我也曾到外面去打过野食，结果是中看不中用，一点性爱的乐趣都没有享受到，真使我失望透了。」

「听琴姐讲得真可怜，冒着危险去打野食，结果败兴而归，妳当然失望嘛！既然琴姐如此的寂寞和空闷，就让当弟弟的略表对做姐姐之敬意，侍候侍侯一下琴姐，使妳享受一下男女真正性爱的乐趣吧！不知琴姐的心意如何呢？」

「嗯！好吧！我想那位胡太太她如是此的宠爱你！一定是你有一套使胡太太对你死心踏地的性爱技巧，而弄得她舒服透顶的缘故吧？」

「琴姐，我才不止一套呢？我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等下妳尝试过后，就知道我不是吹牛的。」

我说罢立起身来，走到陆太太身边坐下去，一手搂住她的细腰，一手伸入衣服里面握住大乳房，再用力地把她拉入怀中，嘴唇猛的吻上她的樱桃小嘴，握奶的手在不停揉搓着。

陆太太把条香舌伸入我的口中，二人不停的缠绵吸吮着，她的一双玉手也没有闲着，毫不客气地把我的长裤拉链拉开扣伸手把我的大阳具从内裤里拉了出来一看，「哇！」乖乖隆地动，真粗、真长、真热、真硬，尤其那个紫红发光的大龟头，就像那三、四岁小孩的拳头一般大，真像一只手电筒一样，身粗而头大，她急忙再用两只玉掌握住一比，「哇塞！」还露出一个大龟头在手掌外！起码有20cm左右长、5cm左右粗。难怪胡太太把我当成至尊宝一样的看待了。这岂不是天降珍品，人间至宝吗，不觉心中凉了半截！「我的妈呀！」这样粗长硕大的阳具，自己的小穴是否容纳得下，要是被它肏进小穴里面去，怎么受得了，不痛死才怪呢？真使她是又爱又怕。双手不停的套弄着那条大宝贝！爱不释手般的难以舍取，小穴里面的淫水都潺潺而流出来了。

我的欲火已燃烧起来了，「美琴姐，妳看弟弟这条管不管用呢？」

「琴姐还没用过，怎幺知道呢？不过嘛！看样子好象是很不错，长得粗壮硕大，有棱有角的，但不知是否经久耐战呢？」

「琴姐你别小看了我，到时我把那十八般武艺施展出来，非要你喊爹喊娘的讨饶不可才知道本大侠客的厉害。」

「嘿！小老弟！你以为琴姐是『纸糊的灯笼──一点就完』的那种女人吗？那你就看错人啦！琴姐今年虽然只有二十八岁，但是我天生的性欲很强，而且高潮来得较慢。我坦白对你讲，我的丈夫我从来就没有一次能使我达到过性高潮，连三分钟最起码的热度都没有，我就是嫌我太强啦，应付不了，才故意在外面花天酒地，不愿意早回家来的原因。我为了欲求的不满才到外面去打打野食！想充充饥，可是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位好的对手，你既称是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大侠客，那么琴姐今天倒要向你这位武林高手，讨教讨教阁下的几招绝学啦。」

「嘿！听琴姐一讲，也是一位武林高手的女侠客啦！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较量较量吧！」

「伟弟！等一下，现在快十一点钟了，吃完午饭后，待我把小娟哄睡着了，整个下午的时间较量起来才够劲，怎么样？」

「好啊！要是下午的时间妳嫌不够的话，晚上也可以继续嘛！」

「到时候再决定吧！看看你的十八般武艺是否能打败我，使我心服口服，伏首称臣。」

「好！到时我一定要妳屈服在我的『胯』下，伏首称臣！」

二人经过一番爱抚亲吻，打情骂俏的缠绵后，陆太太就去煮饭烧菜。餐毕，陆太太建议到我的家中玩乐比较安全些，因为她怕万一丈夫或是亲友们来，那就糟了。

我认为也对，于是抱起小女孩同到自己的住处，陆太太先把小女儿哄睡着了，再把她放在地毯上盖好棉被。

我看陆太太把小女儿安置好了以后，上前一把把她搂在怀里就亲吻起来。

二人热烈的亲着吻着，舌尖互相的舔吮着，我的手则伸入她的衣服里面抚摸她的一双大乳房。

「喔！喔！伟弟，你的手摸得我痒死了。」

「琴姐，妳好美！好媚！好骚啊！真恨不得一口就把妳给吃掉。」

「那幺你就吃吧！我的亲弟弟，从哪里开始吃呢？」

「先从妳这个大葡萄开始！」我用手指捏着她的乳头。

「哎呀！死相，捏轻一点！你的手好象有电一样，捏得我浑身都酥麻酸痒，连骚水都流出来了。」

「那末……把衣服脱了吧！」我边说边帮她把洋装背后的拉链拉了下来，不到一分钟，陆太太已全身裸程在眼前了。

我也迅速的脱光了自己的衣物，好一幅现代的亚当和夏娃图。

我二人站立着互相用贪婪的眼光凝视着对方全身的每一个神秘部位。

陆太太雪白丰满的胴体，在我眼前展露无遗，丽姿天生的容貌，微翘的红唇含着一股媚态，眉毛乌黑细长，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那湿润润水汪汪的瞳孔，似乎里面含着一团烈火，真是勾人心魂。

胸前一双乳房丰肥挺胀，虽然她己生过一个女儿！又毫无衣物加以衬托，还是显得那幺高挺耸拔，峰顶上挺立着两粒绯红艳丽似草莓般大小的奶头，随着呼吸一抖一抖的摆动着，使我看得心跳加速，平坦的小腹下面，长满了密密的阴毛！而是乌黑细长、雪白的肌肤，艳红的乳头、浓黑的阴毛！真是红白黑三色相映成晖，是那么样的美！是那么样的艳！真是诱人极了。

「琴姐，妳好美呀！」

「嗯！不要看嘛……羞死人了……」

我再也无法抗拒眼前这一副娇艳丰满诱人的胴体了，立刻张开两臂，将陆太太搂抱亲吻，一手揉着她的乳房，陆太太的玉手也握着我那条坚挺高翘的大肉棒，起来。

陆太太媚眼半开半闭的呻吟着，我的手开始改抚她的大腿内侧和肥白的大屁股，再探手到她多毛的桃源春洞，轻轻的抚摸那浓密细长的阴毛，当手指触到洞口处，已经湿濡濡一大片了。

「啊……啊……伟弟……呵……」

陆太太己经到了亢奋状态，我把她抱到床上躺下，拨开她的两条粉腿，再分开浓密的阴毛，这才发现她那个春潮泛滥的桃源仙洞，绯红色而长满阴毛的肥厚大阴唇，而且阴毛一直延生到肛门四周都是。显而易见，陆太太她自己说得不错，她真是个性欲又强，又淫，又荡的女人，难怪她那位连台风都会吹倒而又干又瘦、又虚又弱的丈夫要逃避她啦！阴唇顶上一粒比花生米还要大的粉红色『阴蒂』，这又是性欲旺盛，贪欢寻乐的象征，两片小阴唇及阴道嫩肉呈绯红色、艳丽而迷人。

我用手指一触摸那粒大阴蒂，再伸手指插入那湿濡濡的阴户里面，轻轻的扣挖着，不时又揉捏那粒大阴蒂，来回的逗弄着。

「啊！……啊！」她像触电似的，张开了那双钩魂的媚眼望着我，心胸急剧起伏，娇喘呻吟，全身不停的抖动着。

「啊！伟弟……你弄得我……难受死了……你真坏……」

「琴姐！还早得很啦！坏的还在后头呢！」

我说完之后，便埋首在她的两腿中间，将嘴吻上她的春洞口，舌尖不停的舔、吮、吸，咬着她的大阴核以及大小阴唇和阴道的嫩肉，我边撩弄边含糊的问道：「琴姐！舒……服不舒……服……」

「啊！你别……别这样……我受不了啊……哎呀……咬轻点……亲弟弟……我会被你……整死的……我……我……丢了……」

一股淫液直泄而出，我则全部舔食下肚。

「啊！小宝贝……亲弟弟……你别再舔了……琴姐……难受死了……心里面好痒……屄里面更痒……乖……我要你跨上来……把你……你的大鸡巴……插进来……快嘛……小心肝……」陆太太欲火更炽，捏弄阳具的玉手，不停的一拉一拉的催我赶快上马，那模样真是淫荡勾魂极了。

我本身也是欲火如焚，急忙翻身压了下来，陆太太己经急不可待的握着我的大鸡巴，对正自己的阴户口：「小宝贝！快插下去。」当我用力往下一插，占领她的桥头堡那一刹那时──

「啊……停……停……痛死我了……」陆太太粉脸变白，娇躯痉挛！极为痛苦的样子。

我则感到好受极了，她虽是生过孩子的少妇，但毫无损及她阴道的美好，使我感到一种紧凑感和温暖感！舒服透了。真想不到，她的阴道比胡太太的还要紧小得多。

「琴姐！很痛吗？」

陆太太娇声哼道：「你的太大了……我真受不了……」

我逗着她说：「那妳受不了，我就抽出来，不要玩算了。」

「不……不要……不要抽出来。」双手双脚死死的缠着我。

「琴姐！我是逗着妳玩的，妳以为我当真舍得抽出来呀！」

「嗯！死相！你真坏，就会逗人家！欺负人家，我不依……嘛！」

她说着说着撒娇似的不依，全身扭动起来，她只感到这一扭动，插在小穴里的大鸡巴就像一根燃烧的火棒一样，是又痛、又胀、又酥、又麻、又酸、又痒。真是五味杂呈！由阴户里面的性神经，传遍全身四肢百骸，那种舒服和快感劲，使她此生第一次才领略享受到了，她粉脸含春，淫声浪语的叫道：

「哎呀……好美呀……亲弟弟……你动吧……你……插呀……」

「琴姐，妳不痛啦！」我怕她还痛。

「别管我痛不痛……我现在……要你快动……我现在小穴里痒死了。」

「好吧！」我听她一说，也不管她还痛不痛，开始先来个轻抽慢插，静观她的反应，再拟对敌作战之政策。

「亲弟弟……美死了……姐姐被你的大鸡巴肏死了……哎呀喂……你别那幺慢……吞吞的……插快一点……用力插重一点……嘛……」

陆太太双腿乱伸，肥臀扭摆来配合我的抽插。

这淫荡的叫声和她脸上淫荡的表情，刺激得我暴发了原始的野性，再也无法温柔怜惜啦！开始用力抽插起来了。

陆太太紧紧搂着我，媚眼如丝，香汗淋淋，娇喘吁吁！梦呓般的呻吟着，享受大鸡巴给予她快感的刺激，使她感觉到浑身好象在火焰中焚烧似的，全身四肢百骸，像在一节一节的融化，真是舒服透顶，她只知道，拼命抬高肥臀，使小穴与大鸡巴贴合得更密切，这样才会更舒服更畅美！

「哎呀！亲弟弟……亲丈夫……我……我要丢了……」

她被一阵阵兴奋的冲刺，和大龟头每次碰触到阴户里面最敏感的地方──穴心花蕊，不由得娇声大叫，淫水不停的狂流而出。

这是她自嫁丈夫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如此美妙而不可言喻的性爱中所赐给她的快感度以及舒畅感。她舒服得几乎要疯狂起来，花蕊猛颤，小腿乱踢，肥臀猛挺，娇躯在不断的痉脔，颤抖！气喘咻咻！嘴里邪斯底里的大叫：

「亲弟弟……小心肝……哎呀……可让我给……肏死我了……我要命的小丈夫……你肏死我算了吧……我……我快受不了啦！」

我是越抽越猛，越插越狠，我也是舒畅死了！真想不到，陆太太不但美艳绝色，丰腴性撼，肌白肤嫩，尤其那个多毛的小穴，生得丰肥紧小，以及阴壁肌肉夹吸阳具和花蕊吮吸大龟头之床功，比起胡太太来是更胜一筹，乐得我不禁叫道：

「琴姐……我的大鸡巴被妳夹得……好舒服……好痛快……亲姐姐……快用力……多夹几下……啊……好棒……」

陆太太被我猛抽狠插得淫水如泉，酥麻酸痒集满全身，真是好不销魂。

「啊……心肝宝贝……你真厉害……肏得姐姐……都快要……崩溃了……浪水都快要……要流干了……你真是要我……我的命啦……小冤家……噢！呀……呀……我又……丢了……」

我只觉大龟头被一股热液，烫得舒畅极了，心中暗暗思忖：陆太太的性欲真强，已经连泄三次身了，依然战志高昂，毫无点讨饶的迹象，必须换一个姿势和战略，方能击败于她，也末可知！

于是抽出大鸡巴，将她的娇躯转换过来，俯伏在床上，双手将她的肥白大屁股抬高翘起来，再握住大鸡巴从后面对准桃源春洞，用力的插了下去！一面狠抽猛插，双手握着两颗弹性十足的大乳房，任情的玩弄揉捏着，不时伏下头来，去舔吻她的粉背及柳腰和脊梁骨。

陆太太被我来这一套大变动的插弄，尤其粉背后面被我舔吻得痒酥酥的，使她尝到另外一种从未享受过的感受，情不自禁地又再度亢奋起来，而欲火更热炽了。

「哎呀！……亲弟弟……你这一招……真厉害……姐姐……又冲动亢奋起来了……亲丈夫……用力插吧……我里面好痒……啊……啊！」

她边叫屁股猛往后顶，扭！摇的，来迎合我的抽插。

「哎唷！小宝贝……我快要死掉了……要死在你的大鸡巴……上了……也算是一件美妙快慰的事……你插吧……你尽量用力……用力肏吧……我的心肝宝贝肉……快……快一点……对了……快……」

她的阴壁肌肉又开始一夹一夹的夹着我的大龟头。

我加快速度，连续的又抽插了一百多下，一阵热流直冲龟头，陆太太又丢了，淫水顺着大腿而下，流到床单上面湿了一大片。

我也累得直喘大气，将大龟头顶到她的子宫深处不动，一面享受着她泄出热液的滋味，一面暂作休息，亦好再等下一回合作战的准备。我为了报答红颜知己！也为了使她能得到更高的性爱乐趣，使她死心塌地的迷恋着我，而永久臣服在我的胯下为不二之臣。

于是在经过一阵休息后，我抽出大鸡巴，将她的胴体翻了过来，双手把她的小腿抬高放在自己的双肩上面、再拿个枕头垫在她的肥臀下，使她那肥突的阴户，显得更为突挺而出。手握大鸡巴对准桃源春洞口用力一挺，「滋」的一声，尽根而入。

「哎呀！我的妈呀……你插死我了……」

我也不管她是叫爹还是叫娘，真是被插死了还是假的被插死了，只管狠抽猛插，连连不停的又抽插了一百多下，只肏得陆太太叫声震天，鬼哭神嚎似的。

「我！你……你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啦……我……全身都快……快要瘫痪了……啊！小宝贝……姐姐真要……要死在你的大鸡巴上面了……我……我……又泄了……」

我这时也快要达到高潮了，继续拼命的狠狠肏着：「亲姐姐……快……快夹动妳的小穴……我也快……快要射了。」

陆太本一听亦感觉小穴里的大鸡巴，突地猛胀得更大，她是过来人，知道这是男人要射精的前兆，于是鼓起馀勇，扭腰摇臀，收缩阴壁肌肉一夹一放的夹着大阳具，花心也一张一合的吸吮着大龟头，白己的一股淫液又直冲而出。烫得宏伟的大龟头，一阵透心的稣麻直迫丹田，背脊一酸、龟头一痒，忙把大龟头顶进她的子宫花蕊，一股滚烫的浓精，直喷而出，痛痛快快的射入她的子宫深处。

「啊！宝贝……射死我了……」

陆太太被我那滚热的浓精一射，浑身不停的颤抖着，一股说不出来舒服劲，传遍全身的每一个神经里面她大叫过后，紧紧搂住我，张开樱唇，银牙则紧紧咬住我的肩肉久久都不放。

「哎呀！」痛得我大叫一声。伏在她的胴体上面不动啦！

二人俱已达到了性爱的高潮和顶点，魂飞魄渺，相拥相抱而梦游太虚去了，总算结束了这一场激烈的战争啦！

也不知过了多久，二人才悠悠醒转过来时，天色已经昏暗了。

陆太太的体内尚荡漾着刚才性爱后的馀波使她回味无穷。刚才那缠绵缱倦的生死肉搏战，是那样的舒服畅美，真是令人留恋难忘，若非碰着了我，她这一生岂能尝到如此美妙舒畅的性爱滋味！难怪那位胡太太当我是心肝宝贝似的啦！自己现在的心情，也何尝不是一样的当我是心肝宝贝呢？

【完】